

馬鴻逵演義

高樹榆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新編馬
鴻逵書



3247.4/
10
MAHONGKUI
YANYI

505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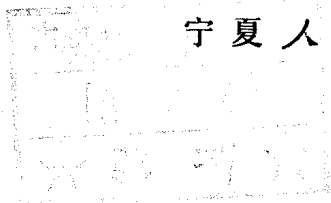


200186716

马鸿逵演义

高 树 榆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马 鸿 逵 演 义

高 树 榆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13千 插页: 2

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13,500册

统一书号: 10157·180

定 价: 0.85 元

开 场 白

二十年前，银川市南门外头还有一座城门，谓之：“双城门”。与此同时，东城门楼子也比其他几个城门楼子要高一层，谓之：“双层楼”。双城门也好，双层楼也好，并不是封建时代有皇上的年头建造的，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鸿逵治下的“业迹”。

有人会问，进了民国，打起仗来早已动用洋枪火炮了，马某人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修门造楼呢？说起来，还真有一些名堂。

话说一九四三年的秋天，从兰州城里来了一位教书的先生。此人姓李，自称识风水、善阴阳，熟读《奇门遁甲》，精通《麻衣神相》，是个未卜先知、百应百验的大术士，号称李阴阳。

按说马鸿逵是回族，信奉伊斯兰教，除了崇拜真主，是不该迷信任何神灵术士的。然而，对伊斯兰教本来就不大虔诚的马鸿逵，为了保住“塞上王”的宝座，早已把《古兰经》扔到了脑后，转而拜倒在李阴阳的足下了。

双门双楼就是听信了李阴阳的一句话而大兴土木修造起来的。据说如此这般之后，马鸿逵的“江山”就能延长二十年天下。

说来好笑，李阴阳并没有这么大的神通，双门双楼也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。随着马鸿逵的出逃，那位“百应百验”的李阴阳也只好打道回乡，闭门研究李淳风的《推背图》去了。

其实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马鸿逵本来是不必外逃的。俗话说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到了一九四九年的秋天，解放大军早已渡江南下，革命红旗几乎遍插全国；凡识时务者都能权衡力量之对比，明察人心之向背，只须接受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提出的停战协定，放下屠刀，弃暗投明，就不失为“俊杰”。而“聪明一世”的马鸿逵却自恃有兵力、有靠山，先是优柔寡断，后则顽固不化，终于坐失良机，放着阳关大道他不走，偏要踏上那根漂洋过海的独木桥。到头来，这位显赫一时、大权在握的将军，变成了无处藏身的孤家寡人，身败名裂，葬于异乡。

反之，马鸿逵的亲属和部下中倒不乏有识之士。其中：倾向革命者有之，起义投诚者有之。即使是随着马氏远走海外的人们中，历经艰险、回归祖国者也大有人在。如今，这些黄炎子孙均已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中安居乐业，有的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所建树，有所前进，为人民作出了贡献。

抚今追昔，沧海桑田。为了让后辈人不要忘记那乱世军阀肆意横行的岁月，出版这本评书也许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吧！

前边几句开场白就此打住，下面就书归正传，说一部《马鸿逵演义》。

目 录

开 场 白	1
第 一 回	三元出世临夏县 慈禧避难西安城 1
第 二 回	拴马桩旁写大楷 鸿门宴上擒活佛 15
第 三 回	侍从武官寻花柳 授勋特使死又生 30
第 四 回	军令如山上前线 倒冯投蒋遭祸殃 41
第 五 回	肥城金桃换县长 泰安盗宝发洋财 53
第 六 回	团副命丧驻马店 红旗插上鸡公山 63
第 七 回	三元受困信阳县 督办病危汉口城 73
第 八 回	马福祥寿终丧命 马鸿逵加官荣升 87

DR 01/07

第 九 回	争地盘孙马大战 遇战祸百姓遭殃	100
第 十 回	孙老殿兵败山倒 王总办乐极生悲	111
第 十 一 回	烧帐本杀人灭口 娶五妾挥霍万金	123
第 十 二 回	蒋介石飞抵宁夏 马鸿逵草木皆兵	133
第 十 三 回	摆酒席宴请龟野 设圈套智赚达王	144
第 十 四 回	日寇飞机扔炸弹 县长抓阄定死生	156
第 十 五 回	办保甲草菅人命 听秦腔贵妃再生	170
第 十 六 回	敦厚堂金银满贯 阿布都充作新郎	182
第 十 七 回	贩烟禁烟分真假 明娼暗娼有去留	196
第 十 八 回	“马统”特务乔装扮 工委书记遭陷害	210
第 十 九 回	烈士就义垂千古 一幅漫画起风波	224
第 二 十 回	倒行逆施打内战 义愤填膺抗抓兵	237
第 二 十 一 回	倒立车轮当排长 国大代表坐牢监	249

第二十二回	袁大滩前遭遇战 马家军营乱作团	261
第二十三回	赵厅长人亡家破 老亲家分道扬镳	275
第二十四回	破金城万民欢庆 困银川坐卧不安	286
第二十五回	塞上古城迎解放 一篇演义终收场	307
后 记		312

第一回 三元出世临夏县 慈禧避难西安城

可恨马氏军阀，
屠杀百姓起家。
祖孙三代家天下，
塞上称王称霸。

一生祸国殃民，
半世蹂躏宁夏。
恶贯满盈走天涯，
留下一部评话。

开篇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来一部不大不小、不长不短的历史故事。说书人要向列位介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罪恶累累的大战犯、杀人如麻的刽子手、脑满肠肥的吸血鬼、臭名昭著的花花太岁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塞上土皇帝马鸿逵。

马鸿逵是甘肃省临夏县人氏。家住河州城西韩家集，是个回族。他爷爷马千龄本来是个跑买卖的，经常往来于蒙古族居住的地区。他把布匹、茶叶、盐巴之类的货物运过去，再把羊毛、皮革、马匹之类的货物运回来，来回这么一倒腾，就能从中捞到大把大把的银子。

话说有一年秋天，马千龄结识了一位叫尤务的蒙古族的王爷。王爷看他见多识广、能说会道，就请他住进了王爷府，盛情款待。

话说这位王爷在当地可是个数一数二的人物。他有钱有势，占着几十个牧场、几百峰骆驼、几千匹马、几万只羊，还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。要说他的长相，就没法儿提了。他个子不高，两只绿豆眼儿，一绺山羊胡子，还配上一个大蛤蟆嘴，一张嘴就露风。再一看，满口的黄牙没剩下几个。一句话，王爷是个又矮又瘦又脏又丑的干瘪老头。诸位，您别看王爷长相不强，而且年过花甲，有着三妻四妾，可人家有钱，新近又娶了一个十八岁的丫头。

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，王爷带着新娶的媳妇要到老丈人家去作客，并且邀请马千龄一同前往。由于路途不甚遥远又是个大白天，也就没有再带随从保镖。

吃罢早饭，王爷等一行三人，选了三匹好马，趁着秋高气爽、天气晴和，挽缰踏镫离开了王爷府。一路之上王爷和马千龄谈着家常，夸着豪富，不知不觉就绕过了山岗，走近了一片小树林。

突然间，猛听得树林之内马蹄乱响，一霎时，忽喇喇冲出来一彪人马。王爷勒马，定睛一看：“唉呀，不好！”来者是王爷的仇家忽里牙。

想当初，尤务王爷勾结官府、仗势欺人。霸占了忽里牙家的毡房、牧场，杀死了忽里牙的亲爹、亲娘，还三番五次，四处搜捕忽里牙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，一心想斩草除根。多亏亲友相帮，忽里牙逃出虎口，但他报仇之心，始终不灭。今天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忽里牙带领着几个打

手，一个个怒气冲天、杀气腾腾、手持大刀、身背弓箭、横眉立目、膀大腰圆，他们立马横刀，一字儿排开，挡住了三人的去路。只听忽里牙大叫了一声：

“呸！尤务老贼！你杀我爹娘，抢我牛羊，烧我毡房，占我牧场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家破人亡。今天，忽里牙找你算帐来了，还不快快下马受死。”

那王爷闻听此言，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心中暗想：“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疏忽大意。只顾陪着新婚的妻子赶路，怎么竟忘了提防仇家的暗算。眼下我一无随从保镖，二无防身武器，凭我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头子，怎么能敌得过手持利刃的七八条好汉呢！”想到此处，王爷知道今天已是必死无疑，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道：

“唉，也罢！既然是冤家路窄，狭处相逢，我尤务听天由命。不过，我在临死之前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。”

“少啰嗦，快讲！”

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要杀要砍我听你们处置，只希望你们放我的妻子和这个回教人走路。”

忽里牙二话没说，满口答应。

咱们放下老王爷单人匹马被忽里牙押往树林不提，再说马千龄。虽说他是个跑买卖的，但多少也会几套武艺。常年在外头跑单帮，身边不是钱财就是货物，所经之处又多是强人出没的所在，没有两下子，连路都不敢走。怕出意外，他腰里总掖着一把防身的利刃，后来，又添了一把德国造的袖机快枪。一有空还断不了练练枪法，虽不能说百发百中，倒也打得八九不离十。

眼下碰上这股强人，他先是一愣，心想：“好汉不吃眼

前亏，他们又不是冲着我来的，何必自讨苦吃。”过了一阵儿，他的心眼儿又活动了：一则自己的货物还搁在王府。要是忽里牙杀了王爷，抢了王府，我马千龄立时三刻就会变成穷光蛋；二则王爷有万贯的家财，偌大的势力，眼下不过是虎落平阳。我若能搭救他的性命，今生今世定然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；三则尽管忽里牙他们人多势众，可使的都是土家伙，而且对我毫无防备，这真是天赐良机。他想来想去，为人为己，都不能见死不救。他心里想着，眼睛瞪着，一手掏出了快枪，大喊了一声：

“王爷，快跑！”

“啪，啪，啪！”就是三枪。只见忽里牙大叫了一声：“唉呀！”翻身落马，一命呜呼。那王爷得知有人来救，心中大喜。他双腿一使劲，猛然催动坐下的青鬃马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惶惶似漏网之鱼，一溜烟儿就钻进了树林。这伙强人一见忽里牙中弹身亡，急忙拨转马头，摆出了要与对手厮杀的架势。马千龄看得仔细，没等他们站稳脚跟，“啪，啪！”又撂倒了一个。这下子那伙强人才乱了阵脚，既不敢冒然厮杀，也顾不上追赶王爷，只好四处逃散，保住性命要紧。

老王爷尤务大难不死，绝处逢生，真是欢喜异常。为报答马千龄的救命之恩，老王爷送给他一半的家产。要问确数是多少，马家从来也没有向外人露过。反正从此之后，马家就大兴土木，广置田产，添牲口，开商号，修坟地，建陵园，成了河州有名的富户。

马千龄发了这笔横财，再也不跑买卖，做生意，担惊受怕了，每日只是窝在家中享清福。说起他的家来，人口可不少。他前后共娶了四房妻室，生了四个儿子。四房妻室是：

元配王氏，继配马氏，三配韩氏，四配何氏。四个儿子是：长子福财，次子福禄，三子福寿，四子福祥。虽然这四个儿子日后都有了功名，可真正出名的还是福禄和福祥。

马福禄，字寿三，是马千龄第二个老婆马氏所生。他从小膂力过人，聪颖异常。念书他念不进去，要是耍刀动枪，谁也比不过他。家里见他念书不成也只好依着他弃文学武，还特地给他请了一位武林高手传授武艺。多亏他用心，不到二十岁就练得远近驰名。什么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、鞭、铜、锤、爪、镗、棍、槊、棒、拍爬木、月牙铲、带钩儿的、带刃儿的、带尖儿的、带翅儿的、带峨眉针儿的、带九连环儿的、带红绿绸儿的、带灯笼穗儿的、长的、短的、硬的、还有软的，他都能拿得起来。二十一岁中了武秀才，下一年中了武举，到了光绪六年他二十七岁上在北京城考中了武进士。

话说光绪二十一年，居住在循化、河州一带的回族和信仰回教的撒拉族，不能再忍受朝廷的残酷压迫，揭竿而起。这股革命的洪流犹如火山爆发，惊天动地。起义的民众用锄头、棍棒、大刀、长矛，把朝廷的官兵杀得丢盔卸甲，狼狈不堪。

为了挽救危局，朝廷起用了喀什噶尔的提督董福祥。董某人知道光用武力镇压的办法是镇压不下去的，因此上，他就采取了用回族杀回族，用回教人杀回教人的“以回制回”的策略，破格重用了卖身投靠朝廷的回族武进士马福禄和他的兄弟马福祥。

马福禄虽说武艺高强，考中过武进士，只因在教场上行为失礼，因此始终没有委任实缺，光是挂了个卫守备的空名。一晃，在家闲待了十几年。这回，马家哥儿俩一看，给朝廷

立功效力的机会来了，就决意大干一番。他们在兰州招兵买马，组织了安宁军，马福禄任督带兼步兵管带，马福祥任骑兵管带。他们配合官兵，残杀无辜，血腥屠杀各族的百姓，踩着同胞的尸骨往上爬，用民众的鲜血，染红了他们的官帽顶子。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，朝廷对马家却大加赏识。第二年就把马家兄弟调往京师。安宁军改名简练军，驻守在北京附近正定、廊坊一带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，适逢庚子。德、日、俄、法、英、美、奥、意八国联军侵入中国，在天津大沽登陆。这年的六月初七，天正下着大雨，简练军奉命攻打东交民巷。马福禄勇猛善战，身先士卒，正当他率领练军攻击洋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时，一颗流弹，击中要害，四十八岁的马福禄当即身亡。

马福禄死后，马福祥接替了他的官职，并且料理了他的后事。把他的尸骨埋在北京阜城门外三里河。

再说转过月来，七月二十一。眼看着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，慈禧太后慌里慌张带着光绪皇帝和皇后，分乘三辆骡子车，化装成难民仓皇逃走。

三辆骡车从神武门出宫，往北到德胜门，又往西到颐和园。在乐善堂稍事休息又继续起程直奔西北。他们走清河、昌平、出居庸关，过青龙桥，往西走怀来、宣化府，过沙岭子拐向西南，再走天镇、阳高，这才到了大同府。

大同是山西的重镇，它本来不叫这个名字。唐朝的时候叫云州，辽国在这儿建西京，宋朝称作云中府，金朝才叫它大同府。元朝的时候又改为大同路，明、清两朝又改回来，还叫大同府。此地形势险要，三面环山，东有纥真山、奚登山，西有武州山、七峰山，北有神山、方山，西北有雷公山，

东北有采掠山，西南有禅房山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轿车一到大同，西太后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走了这么多日子，一路上吃不好、睡不好，受了不少罪，吃了不少苦头，这回总算跑到山后头，可以喘口气了。

谁知，西太后下了轿车，刚想活动活动腰腿，就见后面官道上烟尘滚滚、马嘶人鸣，黑压压来了一队人马。这一惊非同小可。你想，太后走得如此慌忙，身边只带了马玉昆率领的五百名护卫，势单力薄，不堪一击；再则大同府里既无精兵又无良将。如若真的是八国联军洋枪队知道太后离开了北京城，他们顺着原路撵来的话，岂不要作枪下之鬼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是给洋人磕头作揖能求得不死，那当俘虏作阶下囚的滋味儿也好受不了。想到这些，一向威风凛凛的太后老佛爷，只吓得双手得、得、得地打战，浑身筛糠似地抖个不停，光见她嘴皮子上下动弹，可一句整话也吐不出来。

说话之间，这支队伍来到了跟前，为首的官员，嘎登一下子勒住了坐骑，甩镫离鞍翻身下了马。接着他整冠、理袍、拨开了马蹄袖，低头往前紧走了几步，恭恭敬敬地给慈禧和光绪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。口称：

“奴才马福祥恭祝太后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马福祥怎么跑到大同府来了呢？他怎么一来就给太后磕头呢？原来这是军机大臣荣禄的主意。荣禄见慈禧的卫兵甚少，惟恐发生不测，才把马福祥的简练军派去护驾。当马福祥在北京城接到军令的时候，太后乘坐的骡车早已走过了沙城。为了早日追上两宫的銮驾，简练军只好马不停蹄日夜兼程，一口气赶到了大同。马福祥还庆幸自己来的不迟，可他作梦也没想到差点儿把老佛爷吓死。

闲话少说，马福祥这个边疆小吏，一跃而成了护驾的亲随，好不威风。只见他一路之上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废寝忘食，精心照料。把个西太后侍候得无微不至，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差错。

说话之间，銮驾过雁门关，经太原，到达蒲州，在这儿要横渡黄河。当时正值秋水上涨，河道显得格外宽阔。黄色的河水夹着大量的泥沙，来势汹涌，一个旋涡连着一个旋涡，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。朔风吹过，浊浪如山，声如雷鸣，好不壮观。一向只在颐和园昆明湖里游乐的西太后，哪曾见过这等场面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。她本来就是怕死鬼，如今到了这步田地，不过河不行，过河又害怕，犹豫了半天，只好清清嗓子，壮壮胆子，祷告上苍，乞求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保佑她安全过河。祷告之后，又烧香点蜡，祭了河神。这才颤颤悠悠，哆哆嗦嗦地上了龙舟。虽说她又祭神又拜祖，可她到了船上，照样是腿肚子转筋，浑身打颤。马福祥早已把这些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他明知船上的水手都是挑了又挑的好把式，龙舟万无一失。可为了讨得太后老佛爷的欢心，他又找了一百名水性好的兵丁，让他们跳入河中，护卫着龙舟过河。太后果然一见，心中大喜。等龙舟平安到了对岸，太后立刻传旨，赐宴马福祥。

马福祥何等样人，能得到太后的赏赐真是感激涕零，磕头谢恩不迭。你道这天太后赏赐马福祥的是什么山珍海味、美味佳肴？原来是一盘猪肉火腿。马福祥双手捧着火腿面生难色，不吃吧，这是太后所赐；吃吧，违反了教规，真是左右为难。太后见他犹疑不决，心中老大的不痛快。“好啊，我赏给你的东西，还不高高兴兴的吃了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”

太后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可没说出来，光是用鼻子哼了一声，“嗯——”。

谁都知道，西太后是个阴阳脸儿。高兴了能赏给你金山银山；不高兴，她那张黄脸这么一耷拉，你兴许就得掉脑袋。马福祥偷眼往上一看，我的妈呀！太后那张黄脸正往下耷拉。马福祥不见犹可，一见之后，浑身的骨头都吓酥了。说也凑巧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从旁边闪过一个人来，给太后请了一个安，尖声尖气地禀道：

“启禀太后老佛爷，马福祥是回回，不吃猪肉。”

太后一听这话，那张蜡黄脸又舒展了，只见她“噗哧”一笑：“你这个猴崽子，怎么不早说。给他换上一篮子鸡子儿吧，别难为他了。”

“喳！”

马福祥如同得了大赦，再次谢恩，爬在地上磕头如捣蒜。等他双手把一篮子鸡蛋捧过头顶，躬身退出之后，才发现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，活象个刚从水坑里边捞出来的秃尾巴鹈鹕。

马福祥少不得准备了一份厚礼，重重地谢了谢救命恩人。这位恩人是谁呢？慈禧太后怎么跟他这么亲近呢？说起来他既不是皇亲国戚，也不是王公大臣，而是太后的随身太监小德张，大号叫张兰德。到后来小德张短不了在太后跟前替马福祥说好话，逢年过节，马福祥也短不了给他馈赠礼品。一来二去，俩人成了莫逆之交，结拜了金兰，以兄弟相称。

长话短说，两宫的銮驾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九月才到西安。一天傍晚，马福祥刚刚当值回到住处，就听底下人说：“老太爷来了。”他赶忙进屋一看，果然是父亲特地从河